夢占類考

夢占類考卷十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陵墓部

賜東園器

梁商夢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以柏木黃心為槨曰黃腸未幾薨。漢紀

棺木溺漬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為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見一人跪前曰昔人葬我於此棺木溺漬聞君在此欲屈暫住須臾為相遷高燥處穎問曰子為誰對曰吾本

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頴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必念之頴曰諾忽寤天明即起率數人覔之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得棺棺甚朽壞沒水中頴爲移其棺葬之而去 搜神記

芻狗

魏文帝以問周宣爲中郎屬太史嘗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墮車折脚宜戒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家天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曰前後三時皆此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

驗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謂真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車轢之後必載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 魏志

二棺自天而落

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索統曰棺者官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為二職焉 晉史

可急開棺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

可解引喪者頻仆稱讖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至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其夕毋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舍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毋從之乃共發棺而驗之纔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食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托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毋妻不能無倦舍獨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纖竟不起 晉書

一冢極高大

陽休之在洛将仕夜夢在黄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兒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憶意如在鄴城東南者意冢者冢宰之謂也後果驗 北史

墳大工須萬日

韋溫應兩經舉登第補校書郎歷官中外三十年召拜吏部侍郎忽瘍生於首謂子壻張復魯曰予任校書郎時夢二黄衣人齎符來追及滻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大功

須萬日遂不涉而竊計今萬日矣與公決矣明年卒樊川集

舁一棺至堂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於婢一日婢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好意不欲説公彊之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甚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因話録

累棺從地至屋脊

高適任廣陵長史嘗謂人曰近夢於大廳上見疊累棺木

從地至屋脊又見傍有一棺極爲寬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滿其後累歷諸任改爲詹事定命録

平凉謝瘗

劉昌至平凉刼盟之所收聚亡殁將士骸骨坎瘗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自克責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内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爲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櫬衣服葬於淺水原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德塚詔翰林學士譔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題以塚名諸道莫不感泣唐

史

發壠得父墓

伊慎幼孤長善騎射始爲果毅喪毋將營合祔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旬夢寐有指導焉遂發壠果得舊記驗時大曆八年也慎以前後戰功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 唐書

移高燥處

商仲堪在舟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豈能移我在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酹酒其夕夢見其人來拜謝 夢雋

瘞前岡梧桐樹下

周大雅赴省試道宿山寺夢一人緋袍橫馬謂曰君沉淪於此三十年君能舉我瘞之前岡梧桐樹下吾能使君登科且與君世爲婚姻既覺見鄉壁有一柩問寺僧僧曰此廣東李通判柩也三十年餘無人問者大雅乃自以爲姻親遂覓前岡地葬之試前一夕有人推門饋經義三首忽不見及入試正此題也遂得中式後爲子娶廣東巨族李氏考其祖卽通判云夢談

曾肅爭墓

王伯陽亡其子爲之營墓得二漆棺相傳是曾肅墓移置

南岡夜夢肅怒云當殺汝父復夢見伯陽云曾肅與我爭墓後於靈座褥上見數升血疑曾肅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　搜神記

葬墓被劫

樊澤爲襄陽節度有巡官張某者父死葬鄧州北張忽夢其父曰我葬墓某夜被賊劫去衣物今日入城來停在廟帽行汝宜速往擒之日出後即不得矣張夜起涕泣未明扣州門見澤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黨六人并賊帥之妻皆獲澤引入面問之曰汝劫此墓有異耶賊曰某今日之事亦不容隱必是爲神所訴某夫妻每劫塚即

携酒爇火諸徒黨開墓至棺其夫妻與其亡人遍爲斟酌其自飲一盞妻飲一盞即以酒瀝亡人口中云主人飲一盞又妻飲一盞遍便云酒錢何處出其妻應云主人出遂取衣物寶貨等其昨開此墓見棺中人紫衣玉帶其狀如生其依法瀝酒云主人一盞言訖亡人笑其等驚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帶亡人呼曰緩之我腰痛其等皆驚懼馳出自此神魂恍忽即知必敗澤乃立案悉殺之逸史

此非汝母之穴

羅永之購得善地欲葬母夜夢人語之曰此非汝母之穴乃義城黃孺人受用葬一年家不安遂改葬後有劉氏來

買此地問欲葬何人云葬毋問毋何姓曰義城黃氏永之知是天數遂與之劉子孫後遍顯夢談

杖指葬處

黃贇父君道求官京師贇年幼留江南及長聞父娶後妻居永平往省之則父没已三年矣後母聞贇來挾其貲更嫁拒不見贇贇哭語人曰吾來特省父父殁當奉其柩歸求見後毋欲知父柩葬處耳非利遺財也後毋之弟聞而憐之與俱至永平求之不得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按夢地求之後毋弟云葬時有某物可驗果如夢得驗物奉父棺以歸元史

保護古冢

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兒居宅中先有古冢每日作茗搏輒先以著其上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勞意欲掘除之毋苦禁乃止夜夢一人云自沒來三百餘年謬蒙惠澤賢子欲見毀相賴保護雖潛壤朽骨敢忘翳桑之報明日晨興於外屋得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提還告其兒自是設饌愈謹 異苑

赤丁感葬

洛陽羊頏曾葬一枯骨夢人謝曰我本強寇為同輩所害感公收葬當獲陰護此後公但有急幸呼赤丁子頏後如

其言果有驗　北窻録

桊爲凶具

謝桊與鄭獻善忽夢獻與人爭錢因落水死桊爲凶具既覺卽往獻處具說獻曰吾昨夜夢與人爭錢惆悵不語落厠而死先爲凶具一如所夢未幾果驗云

盜發墓刺股

元儒文英好讀參同契晚歲遇仙期以會在戊亥間至甲戌無疾端坐而逝葬虞山順帝末年大亂盜發其墓其二子皆夢文英歸語之曰吾墓被盜發盜見吾指甲長身完好疑我生人乃以鎗刺股又見有血皆疑畏幸不加殘毁

今棄尸其溝中可往求改葬之二子驚駭往物色之遂得其尸股上創在焉乃改葬於獅山

勿奪吾宅

元朱德潤之大毋施夫人疾亟其大父秘書君卜窆於陽山之原施夫人夜夢一衣冠偉丈夫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爲夫人孫明日鑿地深可五尺得小石碑刻曰鬱林太守陸君績之墓旁有小石刻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大父隨掩之而更卜焉施夫人復夢偉衣冠者來謝曰感夫人盛德更得爲夫人孫矣是夜君生見虞集所作琦墓志德潤乃恭靖五世祖吳中傳朱狀元爲陸績後身本此都

志

一棺前行

施太史槃吳縣人己未殿試畢夜夢一棺前行後有百人隨之號泣心頗異之明日傳臚槃狀元及第而是科所取進士止百名後施入翰林甫半載而沒其夢果驗寓圃雜記

大墳露棺

諸宗伯大綬乃兄夢至其所見大墳一區須臾墳裂一硃紅棺露焉衣冠佩玉者自棺中出揖其兄使入其兄難之忽大綬至與冠裳者抗以其背抵冠裳者之背使復入不

解所以旣而侍聞天卿淵言此夢聞曰此地惟吾知之乃宋狀元山陰王佐所葬也次君其狀元乎其背相抵前輩後輩之謂也及丙辰諸果大魁天下狀元錄

葬地某形者吉

王明府銳兄弟爲毋繆孺人預卜墓地旣得二地莫知適從忽一夕孺人夢有人告之曰某形者吉蛇形者不吉覺而語諸子諸子駭之問堪輿家堪輿家初不知爲某形其形也復至其地熟視之則其地果某形其地果蛇形一如夢中語然則傳中所稱牛眠而馬嘶者其皆可信矣乎荆川集

掘墳炬入墓

劉期發掘人墳葬親謂當出富貴不數年期死越月其子因奸下獄夢神謂曰爾發掘墳墓當絶祀已而家業蕩盡將遷居覆舟溺死無後墓爲賊斧棺斬屍 異夢全書

英靈部

灌壇令當道

太公望爲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神也嫁爲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不得作風雨夢覺召太公是日果疾風暴雨 博物志

余得請於帝

晉侯（名夷吾是爲惠公）改葬共太子（共太子申生也）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及韓之戰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乃許晉平（左傳按妖夢是踐一語則知遇太子者夢中遇之也）

授之陸渾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園大獲韓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穆子荀吳也）獻俘於文宮（左傳）

天使謂己祭余

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左傳）

相李子享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言杞鄫夏后自當祀相）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左傳）

康叔立元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

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筮襲於夢故孔成子立靈公

靈公元也左傳

黑帝

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班固典引所謂先命玄聖蓋本於此春秋演孔圖

上帝責蹤

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像穆公不識棄馬坊中公染疾夢遊上帝所攜被責蹤覺問由余曰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今所苦得非此像爲之耶由余曰然公取像下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法苑珠林

與神遇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史記

白頭翁教臣言

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

千秋爲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漢書

祖宗譴罷諸廟

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爲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方議罷孝文孝景廟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玄成甍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諸廟祠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爲文禱於高廟又告謝毀廟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脩祀如故漢書

蘇山

晉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山襄陽耆舊傳

先帝太后如平生

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後漢書

桓帝

靈帝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

殺勃海王悝及妃宋氏妃卽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大中大夫程阿共構言皇后挾左道呪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絶其命勃海王悝旣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旣覺而恐尋亦崩焉 後漢書

賈逵王凌

王凌貳於司馬懿爲懿所收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魏忠臣惟爾有神知之時四月也至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凌爲祟遂薨 干寶晉紀

北斗君

許攸夢烏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書拜跪曰府君當爲北斗君明年七月復有一案四封文書云陳康爲主簿覺後康至曰今來當謁攸聞益懼問康康曰我作道師死不過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爲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幽明録

鄧公求治舍宇

京口新城有鄧艾廟毁巳久晉譙王司馬恬爲都督夢一人自稱鄧公求治舍宇恬乃令修造之異苑

百餘人録充

賈充伐吳時常屯項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將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係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稷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

畢竟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趙王倫廢賈后以詔召賈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乃就斬之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所謂勗之先德指荀或也晉書

人盡南渡

戴洋爲都水令史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晉書

長沙王

晉王僧虔秉政使從事宗寶統作長沙城忽見一傳教官

語曰君何敢壞吾宮室司命官相誅尋宗實墜馬其夜僧虔夢見一貴人來通實從鮮盛語僧虔曰吾是長沙王吳君此所居之處公何意苦我若爲我速料理當位至三公僧虔於是立廟自後祈禱無不應 湘中記

雷池君討侯景

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軍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問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云下征侯景須臾使還云已殺景竟三月諸軍進尅姑熟次蔡洲景登城望官軍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無何景衆大潰景伏誅

梁書

梁武帝

陳霸先初立梁元帝子晉安王而輔戴之會稽虞涉本梁武世爲尚書右丞于時夢見梁武帝謂涉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纂殺於公不利事甚分明涉未見纂殺形迹不敢言數日復夢并語涉曰卿若不傳意卿亦不佳涉雖嗟惋決無言理無何太史啓云殿有急兵霸先曰急兵正是我耳倉卒遣亂兵害少主而自立爾後涉便得病又夢梁武曰卿不我語令禍及卿陳主尋當知也涉方啓夢之由陳主大驚遣輿迎涉面相詢訪乃尤涉曰卿那不道奇事六七日涉死尋有韋戴之事 還寃記

不惜放卿還

陳荆州陷沈烱爲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烱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才而留之每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帝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宛出人間凌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

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東長卿西返恭聞故實
有愚心忝稷非馨敢忘徽福奏訖其夜烱夢經宮禁兵衛
甚嚴烱便向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無
何便獲東歸 陳書

旦將禍集汝門

秦主苻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阿
法清河王苻法也是夜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
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
等率壯士潛入雲龍門苻堅等鼓噪繼進宿衛皆捨杖生
猶昏寐未寤堅等引置別室俄而殺之 北史

晉侍中稽紹

北魏主將還洛幸洪池命任城王澄升龍舟問之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稽紹故此奉迎神爽早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稽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北史

神見後園

北齊武成帝高湛夢神見於後園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絶白長出於唇自是而後齊大亂以至於亡

天神將生

隋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旣寤言蘇威告之是時煬帝蕭后在并州有娠迎置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元德太子昭及長而敏慧年二十三有疾煬帝令巫者祝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隋史

他日更仗主盟

隋溫陵太守歐陽祐舟次大乾溺死後人立廟祀之頗神異宋李綱嘗謁廟夢神延接讓令上坐綱辭神曰他日更仗主盟及神加封時綱已拜相果與署名八閩志

白頭翁謂寂

裴寂少孤家貧無以自業毎徒步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脩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以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郎晉陽宮副監高祖留守太原與寂有舊每延之宴語通宵時太宗將舉義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爲高祖所厚遂以情告之寂許諾即與高祖定策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臥内呼爲裴監而不名賜爵魏國公

顔杲卿

顏杲卿被殺棄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爲祭

終南山進士

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痁疾作晝夢一小鬼衣絳犢鼻跣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履搢一筠扇盜太眞繡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卽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靸朝靴逕捉小鬼先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爾何人也奏云終南山進士鍾

殖也因武德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感恩發誓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痁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成圖進呈上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耶賜以百金 唐逸史

蒲圻縣神

竇參常爲蒲圻縣令縣有神祠前後令皆祀之竇至戒期除毀夢神謂曰欲毀吾所居吾且害公公當爲相幸且相存令與君往來可以預知休咎參驚覺乃自入祠祭酹以兄事之後凡有遷命皆先報之 戎幕閒談

館我於羅池

柳侯宗元旣謫一日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閒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而爲神後三年可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翼等見而拜之其夕翼夢侯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日廟成大祭有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予謂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 韓昌黎碑文

黃魔神

唐咸通中蕭遘自太史竄黔南泝三峽秭歸夢神人曰我

黃魔神也居紫極宮西北隅將祐助公出此境峽中寀字

壁畫靈官

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人天使者廟醮罷夜夢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嘗爲將軍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令配此廟爲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游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卽與他將各帥其屬奔豫章既卽路至五昌兩軍大相嫌隙剋日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携劒上戍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

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何爲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矣遂自刎兩軍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稽神錄

廬君來擊

顧邵爲豫章禁淫祀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聞有排大門聲怪之忽有一人逕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即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

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邵歎其精辯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邵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輒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乗鬼反和遜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荅鬼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讎君三年之内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怱怱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閤悉閉如故三年邵果疾篤恒夢見廬君來擊之家人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遂卒志怪

蔣侯遣人奉迎

咸寧中韓王劉三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美人像三子醉各指像戲相匹配是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日奉迎三子以其夢異試相問而果符協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無何俱夢蔣侯親來降巳曰君等既巳顧之實貪會對尅期垂及豈容中悔經少時並亡

吳安王許助開鑿

福州海口黃碕岸横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王審知為福建觀察使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

祭祭未終海內靈怪俱見山甫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 金溪閒談

爾來何遲

文處補戶曹掾時雨廢民業太守憂色處奉教齋戒在社三日夜夢白頭翁謂曰爾來何遲處具白所夢太守曰昔禹夢繡衣男子稱滄水使者禹知水脉當道若掾此夢將可比也明日果大霽 長沙耆舊傳

紫府真君

張忠定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

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歎之意公翌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𢰝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期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案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蕃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厚德錄

莫管閒事

宋胡仲徽赴癸酉秋試寓於城隍廟巷民家樓上有富家子應舉欲胡為助許以錢三百千胡謝之曰吾固甚貧然學有限所謂自照一身猶未光也何暇及他人乎富家子去期以明旦再造仲徽以厚餌意亦未決夜夢黃衣卒登樓報榜胡詢已之得失卒曰正為公姓名在榜所以來報卒既下樓復還白曰秀才解名雖定更須莫管閒事乃可胡愕然而寤思書之所囑乃卻之果預薦

應魁聖王

宋泉州府治西鐵爐廟之神曰應魁聖王士子求科舉者

多謁夢於此慶元四年秋皆從龍禱於廟夢有幅紙示之云兩爵並躍於今秋一薦獨橫於天下是科兄弟同舉明年春果擢狀元 狀元錄

岳侯請交代

宋陳文龍初任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土地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於學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路顯達後端宗移蹕福州復除參政充閩廣宣撫使即本軍開閩元兵入境招降使者兩至文龍皆斬之有諷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既而林華等叛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

可相迫耶卒不屈俘縶至杭不食謁岳飛廟大慟卽夕死廟中謚忠肅乃符前夢云

百花大王

宋韓子師鎮平江夜聞鼓笛喧鬨問何處作樂老兵言後園百花大王生月府民年例就廟獻送韓意謂非典祀行將毀之兵馬都監夢重客入謁曰吾百花大王也久僾血食府園今府主將毀吾居願賜一言勸止都監醒密且詣府稟曰尚書欲折百花廟乎韓驚曰夜來有此念初不形言君何由知之都監具以夢告韓歎其靈識遂寢姑蘇志

速行虜至

吉州縣江濱有石林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指贛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 吉州志

全死亦當如我

李全乞靈于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人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其敗果斷左臂而死

貴人入其家

宋江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笞僥士璘俛首不荅歸語其子燁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喜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氏夢一貴人入其家

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巳而有娠生萬里爲宋相家居死節列忠義傳云

南嶽降

趙葵將生蒲圻縣西梅隱坊下一人夢南嶽神降其家後爲宋代名臣

人不當發惡願

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姓者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劒甚利將行携劒禱于李田秫山廟且曰願以此劒手殺千人其夕夢神謂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旣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吳自

度不免即以此劒自刎而死乃不死于人手云 稽神錄

梓桐神

河南人衞庭訓在酒肆夢與華原梓桐神飲結爲兄弟一日神言往濯錦江立廟復見夢於鄉人云可請衞秀才爲廟祝明日鄉人遂留衞云 集異記

神人盛服來告

韋騶自稱逸群公子遊岳陽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弟騤舟行溺於洞庭湖騶乃向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於舟中假寐夢神人盛服來謁曰

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昔爲城守方聞讜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二三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故賢弟當之耳儻求喪不獲即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驂驚悟遂命漁舟施鈎網果獲弟屍於岸甘澤謡

土地還水頭

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彝爲郎中宅在東郡毓材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乙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日率其類遏水頭並不衝圮李宅北夢瑣言

縛一小兒將去

嘉興令吳士季者曾患瘧乘船經武昌廟過遂遣人辭謝乞斷瘧鬼既去廟二十餘里寢夢塘上有一騎追之甚疾見士季乃下與一吏共入船後縛一小兒將去既而瘧疾遂愈　録異傳

江神

隆安中丹徒民陳悝於江邊作魚簄潮去於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悝夜夢女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簄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神殺之悝寤而驚懼適潮來女逐水而去姦者尋亦病死　洽聞記

袁雙催功

袁雙者袁眞第四子也眞爲桓宣武誅雙及禍太元中丹陽有虎災雙見形求立廟廟未就被虎之家多夢雙至催功甚急廟成虎暴乃息太平廣記

石婆神

皇甫弘應進士舉至華州忤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陝州聞徽自華州知貢舉自分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嫌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壻皇甫郎欲

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即拜謝乳母却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豈無驗乎乃却入城應舉徽意欲屈之及榜成將寫徽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尋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文章來既開乃弘文卷徽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弘及第東歸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一頑石牧牛小兒戲爲敲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北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莫拜而歸 逸史

金天王告相國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使京師遺公卿書誡討日不至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忽夢見一人謂曰金天王命召君趙不測即與使者偕行至廟前使者入白趙拜階下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為我至蜀郡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此閒吏輩甚多但以事機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數千錢遺之書夜兼行踰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以荅書遺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

且慰勞之令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令遣汝爲裨將無懼趙拜謝徑歸淮南而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悸寤奇歎久之明日晨起說於賓僚即命釋趙署爲裨將 宣室志

白光化爲金色神人

元上世阿闌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牕中入化爲金色神人來透臥榻阿闌驚覺遂有娠產一子曰孛端叉兒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阿闌語人曰此兒非癡

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十世後果生鐵木真爲元太祖元史

太祖召見語

元怯薛官哈剌章者阿兒剌氏阿魯圖孫也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以傳於妥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以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汝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語汝汝明旦亟以吾言告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即殛汝告而不改則吾他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剌章入見帝具以

夢尚衍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已無疾而卒矣

元史

南嶽眞人來見

虞汲娶國子祭酒楊文仲女文仲守衡時以汲從汲未有子爲禱於南嶽汲妻旣有娠將免身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眞人來見旣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是生集三歲卽知讀書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可携楊氏口授語孟左傳歐蘇文輒成誦比長盡通諸經以春秋名家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元主嘗出獨

見建奎章閣以延洛訪特以集爲學士且集孝友篤至有恤孤之仁有知人之鑒不獨以文章爵位顯固宜其爲神人云 元史

北嶽神入室

倪文僖公謙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氏夢緋袍神入室寤而生文毅公以爲嶽神所感也因名岳岳生瓌傑秀異目光烱烱望之如神以進士入翰林多建白爲本朝名執政云

雨至矣

高太守復洪武初擢知長春政有惠愛歲遭大旱齋於城

學祠禱之夜夢神告曰雨至矣黎明果大雨歲大登民頌焉

汪姓者急捕之

洪武中吳江富室殷子玉延里儒夏尚忠爲塾師有生文葉茂林者嘗干于殷殷不之禮葉以夏不爲助言嗾之遂與一戍汪驪齒者密謀匿名誣奏以藍黨事朝廷覺其冤差御史史康之史潛訪數月未得實閒宵行至仙里橋聞一人作氣曰一件大事想不得明白矣詢之曰葉茂林也識之隨訪葉葉已充陶京衞家奴一日縣官酌客於郡學史紿以丐者故肆逋慢官吏驚疑而起史即命吏抄紮一

邑皆駭竟捉夏等一千人鞫之無驗乃喻之曰汝等恐爲人陷之邪試思之衆不悟復喻之曰幽有神明吾爲汝默禱乃露香不解衣而寐越三宿夢有五靈神告史曰汪姓者急捕之即寤旦出曰神報我矣曾識汪姓人否衆頓悟有汪鷴齒者因令擒來鞫之不伏加以嚴刑乃曰奏詞出吾手而逮謀寔葉茂林也史曰是已令吏往捕之至京覘葉得之酒樓吏歸報史連人讞詞復命　上敕汪葉二犯擡頭熟視之曰此正惡人處以淩遲重罪又敕夏等十餘人擡頭曰都是好百姓也發寧家皆呼萬歲踴躍而退 姑蘇志

上帝好生者三

成祖北征次開平諭金幼孜曰朕夢神人語朕以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幼孜時聞軍中有訛言因力請班師

胡大海

胡越公大海初鎮金華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烱烱有光及被害後敵兵有犯境者軍中或夢大海起見野外有日光若生時師出輒大捷蓋得其陰助也

景清

景少叅清在洪武末由翰林爲左僉都御史建文初改北平叅議令伺察燕邸動靜爲 文廟稱賞未幾還舊任及

建文焚宮時清覘知其出亡思為之計乃請 文廟自蹕

文廟仍其官一日朝畢 文廟出御殿門清奮躍而前將

犯駕 文廟命左右收之得所帶利刃清知事不就遂躍

起嫚罵 文廟命抉其齒清含血噴御衣於是命剝其皮

實之以草繫長安門示百官是夜 文廟夢清仗劍繞殿

追迫明晨駕過其屍屍忽斷索行三步為犯駕狀乃命藏

於庫中仍赤其族發其祖墓云

神人降生

本朝陳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人告曰吾今降生為爾

子以大爾門遂生太保鎰及鎰為右都御史巡撫陝西十

餘年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親愛之民有父毋疾及身有疾者發願爲鎰舁轎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人爭舁之雖禁不息也及鎰一去民多圖其像事之如神觀此則所謂神人降生理或然也

見汝太祖

楊會元鼎未第時夢謁神人語之汝欲知功名壽見汝太祖尋至一所上坐者若玉帝諸天神太祖居其下意謂我高皇也出一甲三人示之首一名以硃筆圈出從鼎起及廷試鼎果第二名其第一名乃施儕撰槃疑以壽不永故圈出云

關神施救

宮諭韓公世能當嘉靖乙巳病瘀飲嘲胃三歲轉劇醫藥罔効養痾僧舍偶晝寢夢關神施救甚奇覩神貌美晳而停輔有髯恙不類世所像神者自是不藥而愈廟碑

漢高廟神靈譴責

詳五金部新莽將亡

神人致以重寶

詳珍寶部建文君

夢占類考卷十一

長洲張[illegible]起編

冥感部

所嫁婦人之父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予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予是以報左傳

伯有介而行

鄭人相驚以伯有伯有良霄也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年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良止伯有子也左傳

與神女遇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其夜玉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

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 文選

昭平

廣川王去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甚謹陽成姓昭信名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袖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伏以鐵鍼鍼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劒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忿怒追逐以告去去不懷益恣悖虐以至廢徙自殺昭信棄市 史記

久客思鄉里

溫序爲護羌校尉爲隗囂所殺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爲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疋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後漢書

鬼物變怪

王延壽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夢鬼物之變怪有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群行而輩摇伸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也夢中驚怒乃作夢賦

以自廣後度湘江溺水死時年二十四

作齊王判官

漢宗正卿劉卑夢一人手執文簿似冥吏乃閱已將來窮達吏曰作齊王判官卑自以朝籍已高不樂卻為王府官夢覺言於親友後銜命使吳越路由鄭州忽於公館遘疾恍惚憶曾夢為齊王判官恐是大四神天齊王也乃令親侍就廟陳所夢炷香擲筊以質之一擲果應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將明懇神祈俟過海迴得以從命頻擲不允俄卒於郵亭

甄后

魏文帝賜甄后死後明帝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 魏書

靈牀是魔

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丑艱弟喪數月旦望見其弟在靈座上不異平日文宣試與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墜此鬼中弟默然不對文宣即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靈牀之狀是魔魅耳非其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旦令人撲擊之鬼乃逃入牀下云饑乞食耳經日乃去 冥報記

甄舒仲

鄉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晉書

見縛力爭得解

夏侯愷病亡愷長子統向其家說昨夢人見縛與力爭乃得解語訖閤門忽有光明如晝見愷著平上幘單衣入座如生平坐西壁大牀悲哭如生時聲訖便切齒作聲言人易我門戶誣統藏人租衫見縛賴我遣人救之得解干寶晉書

前府君女更生

晉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權厝郡城北有張世之代
爲郡世之男曰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
七八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今當更生故來相就如此
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絶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
汚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
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疑人發冢持履
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
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
生肉顏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
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

泣涕而別法苑珠林

令汝夫作福

郭銓以黨附桓玄被殺及元嘉八年忽乘輿導從顯形謂其壻劉凝之曰僕有讁事可四十僧會得免脫也又女夢云吾有讁罰令汝夫作福何以至今設會不能見矜耶女問當何處設齋答曰可歸吾舍辨會畢有人稱銓信與凝之言感君厚恩事始獲宥冥祥記

與神交

秦主苻堅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堅

背有赤文隱隱成字曰草付臣又土于咸陽故其祖蒲洪

改姓苻氏而名之曰堅

明年不及熟

宋少帝子業常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從命斬之

其夜夢有一女子罵曰汝悖逆明年不及熟矣帝怒於宮

中求得似夢見者斬之其夕復夢所戮者曰汝枉殺我我

已訴上帝帝集羣巫與六宮捕鬼果被弒 廣古今五行記

大運應歸文帝子

宋太后崩後數日廢帝子業夢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

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

滅道怨結神人兒子雖多亦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其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宋書

少嫗食汝心

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嘗屠虎至海口見一蟹匡大如笠脚長三尺取食甚美其夜夢一少嫗語云汝噉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爲虎所食廣古今五行記

龍女私好

齊崔子武幼時夢一女子姿色甚麗自云龍王女願與崔郎私好子武悅之牽其衣裾微有裂綻未曉告辭結帶而别至明往山祠中觀之傍有畫女容狀即夢中見者裂裾

結滯猶在子武自是通夢恍惚成疾後逢醫禁之乃絕三國典略

傅矔

張掖督郵傅矔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矔見夢於呂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乃殺興南史

一州相報

梁陰子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神廟

棟上有一虵入於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破壞吾所居今旣無託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牲醪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君欲襲朐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武帝以爲南青州刺史南史

數百人拜謝

梁夏口嘗爲兵衝露骸積於黃鶴樓下成康王蕭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

至德延期

梁何胤有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旣有至德

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言之俄而卒徧疾乃瘳後徧夢一神女并八十人並衣袷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卒年八十有六

僧越來報怨

梁東徐州刺史張皐嘗因敗入北有一土民與皐盟誓送還南遂出家法名僧越皐供養之及在東徐隨至任侍其勳舊頗以言語忤皐皐怒遣人殺之後夢僧越來報怨少時出射而箭括傷指纔見血不以為事後因破梨梨汁浸漬乃加膿爛停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還寃記

龍山之神

荆州刺史桓豁夢一人長丈餘曰我龍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既貞固我當自去耳 甄異記

侍卿至隴

北魏元樹奔梁中尉樊子鵠率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為所賣不設備因就擒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疾云元樹打我不已遂死李昭尋奉使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及昭至隴口為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為逵野拔所殺 北史

京兆以血塗巳

高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兆於侍婢强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昂夜夢京兆以血塗已瘡而怒使折其二脛及與周文帝戰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昂付周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有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爲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北魏史）

賀拔岳

侯莫陳悅受齊神武指客圖賀拔岳誘岳害之自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睡即夢岳云兄欲何處去逐我不相遐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北史

宋遊道

北齊宋遊道與李構善逮遊道死後構爲宗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夢見遊道怒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北史

當避善人

傳昭爲安成内史安成自宋以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至郡内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虚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而至數屋俱倒卽夢者所見軍馬踐蹈之地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云南史

宜都王鏗

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宜都王蕭鏗聞之慿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文云昔以四海爲已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齎藥往

夜進廳事正逢八關齋鑒上高座誦文題曰高皇帝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曰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初鑒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鑒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南史

泰山伍伯

蔣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有泰廟西謳士孫阿且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

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毋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强難感悟故自訴於毋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毋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泰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言訖還濟欲速

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夢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列異傳

勿近官妓

合肥口嘗有漁人夜宿以船繫之聞箏笛絃管音漁人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處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也續搜神記

后土夫人

武后夢朝后土夫人夫人名之爲大羅天女延之登殿以

韋安道託之謂曰其以有冥數與天女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若無壽天女幸爲與之錢五百萬予官至五品無使過之恐命薄不能勝也因命安道出拜天后謂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逡巡受之唯諾而罷明日詔訪之洛陽城中坐小殿召見且述前夢與安道同遂以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

敗于春明門

開元初華妃有寵生慶王琮薨葬長安至二十八年有盜欲發妃冢遂于塋外百餘步僞築大墳若將葬者乃于其

內潛通地道直達冢中剖棺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釧兼
去其舌恐取藏內珍寶不可勝數皆徙置僞冢乃于城中
以韜車載空棺會日暮便宿墓中取諸物置魂車及送葬
車中方掩而歸其夫葬之前慶王夢妃被髮裸形悲泣而
來曰盜發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伺
其敗于春明門也因備說其狀而去王素孝驚起涕泣明
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萬年令以物色備盜甚急及盜載
物歸欲入春明門門吏訶止之乃搜車中皆諸寶物盡收
群盜拷掠即服逮捕數十人皆貴戚子弟無行檢者王乃
請其魁帥五人得親報仇帝許之皆探取五臟烹而祭之

其餘黨搒殺于京兆門外以瘞貴妃　廣異記

殷氏父子三人

唐樊宗諒爲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群盜提兵入邑叱殷氏家掠奪金帛殺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列訴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爲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姓姚者乃盜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殷氏且一月矣莫窮其迹豈非吏不奉職乎齒爲法司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

中嬈入里人姚氏居噪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盜刦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訊其所自姚自動詞訥即收刼之果盜魁也於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求狐卒無所見殆寃魂之所托也宣室志

身已爲倀

天寶末宣州一小兒居近山毎至夜恒見一鬼引虎逐已如是已十數度小兒謂父母云鬼引虎來則必死世人云爲虎所食其鬼爲倀我死爲倀必矣若鬼使我則引來村中村中宜設穽於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後數日果死於虎

久之見夢於父云身已爲倀明日引虎來宜於西偏速修一穽父乃與村人作穽穽成果得虎 廣異記

長人金甲執槊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被金甲執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曳其門扃鏁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而沒閽人驚寤及曉視其門已開矣即其以夢白於寺僧寺僧共視見神人足跡甚長遂告於京兆京兆以聞肅宗命中使驗之如其言 與室記

徐侃

壽春人安鳳徐侃少相友善鳳至長安十年不達恥不歸故鄉後忽逢侃敘話闊別侃留詩與鳳有泉下亦難忘之句自此分袂及來年春鳳猶客長安因夜夢侃遂發一書遣壽春首敘長安話別之事侃妾得書泣曰侃死已三年矣侃始悟泉下之意云 瀟湘雜錄

君可休矣

賈餗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餗嘗夢師云君可休矣餗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可奈何餗遂及誅 唐史

爾可隨我

秦彥者本名立爲卒隸徐州乾符中坐盜繫獄將死夢人

謂之曰爾可隨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名彥乃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貲裝入黃巢軍巢敗乃降高駢累奏授和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後揚州牙將畢師鐸囚其帥高駢迎彥爲帥 史

天上玉女

魏弦超以嘉平中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其下嫁超覺而若有感焉後顯來往來人乃不見但聞馨香與言語之聲於超亦無所損云 趙旭夢略相似大都如虞初談不贅紀

胥縻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尤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爲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夢被録至一處有驧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之惲面有愧色陸强牽之語惲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間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惲住揚州其子住太平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　酉陽雜俎

魁英髮相結

王魁下第遊北市遇妓桂英大爲所眷相與踰年悉供其費廹西上復給其貧因與盟於海神廟期無相負魁既及

弟竟棄之英恨而自刎魁一日見英自燭下出問之英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今必欲得君之命魁懼欲自刎其母為召道士馬守素設醮禳之守素夢至官府見魁與英髮相結而言傍有人云汝知此則勿復設醮可也後數日魁竟死

執手而言

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公業有愛妾曰步非烟與比鄰趙象通為公業笞死時洛陽才士李生常與公業遊為賦一詩其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非烟執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

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証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廣初志

吾讎雪矣

唐末都押衙何群倚勢凌物毒殺孔目官宋柔一夕夢柔向群大叱曰吾讎雪矣遂驚覺無何竟以謀叛爲裨將竇思禮所殺 三水小牘

斷刑錯誤所致

孟蜀劉義度判雲安日有押衙覃隲夢與友人胡鍼同在一官署廳前見有數人引入谿則五木備體了然分理有三五人執對久而方退於行廊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覃因問旁人答曰公爲斷刑錯誤所致追來亦數日矣遂

覺及早見胡鉞說之鉞曰余昨夜所夢一與君協豈非同夢乎因共秘之不久劉卒野人閒話

至獄執仁規去

軍將劉璠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誣其謀叛詔殺於海市璠將死謂監刑者曰爲我語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爾識此聲否劉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黯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爲仁規所親說之

其人撫膺歎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 稽神録

陳勳報讎

建陽縣録事陳勳性剛狷不容物爲縣吏十人共誣其罪竟坐棄市至明年死日家爲設齋妻哭畢獨歎於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精魄何寂然耶是夕即夢勳曰吾都不知死向聞卿言方大寤爾若爾吾當報讎然公署未可率入者卿明日爲我入縣訴枉吾當隨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門即見勳仗劒從之至縣遇一讎吏於橋上勳以劒擊其首吏即顛仆而死既入門勳徑之曹署以

次擊之中者皆死十殺其八二吏奔至臨川乃得免動家在蕃竹鄉人恒見之因為立祠號陳府君廟至今傳其靈 稽神錄

何以取吾玩具

許州司倉嚴彥緒所居涵夏雨暴至水滿其中須臾漏盡彥緒使人觀之見其下有古壙中是瓦棺有婦人指爪長五六寸頭插金釵十餘隻銘志云閉之吉啓之凶又有寶鏡一枚彥緒取釵鏡等數十物乃閉之夕夢婦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經一年而彥緒卒 廣異記

誓不復殺

康季孫性好殺奴婢從罪多不免常病篤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爾必死季孫即于夢中誓不復殺驚悟戰悸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數年有門生竊其姿以叛追獲之即並毆殺其夕復夢見前人來曰何故負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殺今改亦無濟理迨明嘔血數日而卒 還冤記

司命祠中出

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為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為左右所譖因搆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帥知其冤使執送楊都存遂縊之於獄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

舒州夢霍秦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已獲雪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霍表兄馬鄴爲黄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門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盡馬數匹焚之水際數日存敗績死焉稽神錄

紙錢冥吏所藉

南岳道士秦保言勤于焚修嘗白眞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諭既而夜夢眞君曰紙錢即冥吏所藉我又何須此由是岳中益信重之北夢瑣言

近碎一判官

金水主簿劉峭因游雲頂山覩山廟盛飾一堂有土偶朱衣據鞍峭訝之詰於山主山主曰余三夕連夢見王語近辟一判官宜設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信明年秩滿還成都遇都官員外孫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頃爲安仲古彌留之際語長幼雲頂山王已具書馬聘禮辟吾作判官言絕儼然端坐長逝然則峭所見塑者非即此耶 撫誠録

崔判官

晉州女道士崔置輜車一乘傭而自給一日車於路輾殺一小兒其父母訴官追攝駕車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車償

死兒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女道士處租來官司召崔并縶之太守欒元福夜夢冥司崔判官謂曰崔是我之姪女何罪而縶之夢覺遂釋崔俄而死兒亦活 玉堂閒話

吾將祐汝

豫章有戴氏女久疾不瘥見一小石形像似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爲立祠山下戴氏爲巫故名戴侯祠 搜神記

入秦主內史廖家

唐太和初沈亞之書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廖舉亞之得見

秦主累有戰功配以女弄玉

游吳

王生夢游吳宮得侍吳王送西施葬此二條之類頗多然皆虞初謬悠故不備載

得爲水神

劉伯玉妻段氏性妬後自沈而死七日托夢與伯玉曰吾今得爲水神伯玉終身不敢渡水美人渡津者皆壞衣粧不爾風波暴發

輕雲

太原王坤爲國子博士有婢輕雲卒數年矣一夕忽夢至

榻前坤甚懼起而訊之輕雲曰其自不爲人嘗念平生時若蟄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會耳坤憒然若醉不寤爲鬼也輕雲引坤出門門已扃鑰隙中道坤而過曾無礙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饑以語輕雲輕雲曰里中人有與郎善者乎可以詣而求食也坤素與太學博士石貫善又同里居坤因與偕行至貫門而門已鍵輕雲叩之有頃閽者啓扉曰向聞扣門今寂無覩何也因闔扉輕雲又扣之如是者三閽者唾罵之輕雲白坤云石生已寢固不可詣矣願郎更詣他所時有國子監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經其門因與俱至其家方見啓扉有一人持水缶

注於欄中輕雲曰可偕入既入見小吏與數人會食初坤立於庭以爲小吏必降階迎拜既而小吏不禮俄見一婢捧湯餅登階輕雲即毆婢背遽仆於階湯餅盡覆小吏與妻奴俱起驚曰中惡即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紱銀印立於庭前因祭之坤與輕雲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門焚紙錢於門側輕雲謂坤曰郎可偕行坤即隨出至郊外見一墓輕雲曰此妾所居郎可隨入坤即俛首曲躬而入穢口曛黑不可辨忽驚寤背汗股慄時天已曉心惡之不敢言是日因過石貫既坐貫曰昨夕有鬼扣吾門者三遂視之寂無所覩又過小吏則有焚紙錢跡即立召小

吏訊其事小吏曰其昨夕方會食忽有婢中惡巫云鬼爲祟由是設祭於庭焚紙於此盡與坤夢同坤懼因告妻李是歲冬卒宣室志

伯顏以家爲托

葉子澄吳人貧而好義與黟縣達魯花赤伯顏交至正壬辰寇起浙省調兵守昱嶺時伯顏没于王事其家在嘉興崇德州訃至家人招黄冠師追薦攝召之顏云旦夕杭城且危爾輩宜速依吾弟處逃生毋妻以無弟再扣之曰松江葉子澄乃我存日生死交也可往依之即備船東行比至前三日葉夢伯顏相見以家爲託比伯顏家人至葉

即留居供給不忘後杭城果陷 姑蘇志

有以報汝

永嘉高明則誠作琵琶記以伯喈爲不忠不孝記成夢伯喈謂高曰子能眞我於善行當有以報汝覺而有感以全忠全孝易之後高果發解或云是食蔡之報云 客座新聞

詣麗阿

鉅鹿有麗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覩阿心悅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阿妻極妒聞之使婢縛之送還石家中路遂化爲烟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父大驚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婦自是常加

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見拘執以詰石氏石氏父見之愕眙曰我適從內來見女與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僕於內喚女出向所縛者奄然滅焉父疑有異故遣其母詰之女曰昔年龐阿來廳中曾竊視之自爾彷彿即夢詣阿及入戶即為妻所縛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神所感其滅者蓋魂神也既而女誓心不嫁經年阿妻死阿乃娶石女為妻 幽明記

普華來告

元合剌普華以廣東都轉運鹽使征占城交阯遇劇賊歐鉦等橫絕石灣其鋒銳甚普華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

馬創徒步格鬬以衆寡不敵爲所執賊欲奉之爲主不屈遇害死其夕妻希召特勒氏夢普來告曰吾死矣知事張德劉閏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而軍中往往見其乘騅督戰云後贈戸部尚書守忠全節功臣謚忠愍 元史

神言州西寺

黄都御史紱方爲四川參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紱曰即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城隍夢有神言州西寺明日黄容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黄率吏兵急抵寺盡係諸僧其中一僧少而狀惡詰之無牒即塗醋堊額上驪洗之隱有巾痕黄曰

是盜也即訊諸僧悉得奸狀盖僧每夜殺過客投寺西巨塘中分其囊橐匿其妻女窖中恣淫毒久矣黃乃按律殺僧毀其寺吾學編

忠安來辭

胡忠安濙致政家居卒年八十有九卒之日常州守卓天錫夢濙來辭明旦聞訃大異之

裸身稱寃

嵩太守信宣德間治開封夜夢一男子裸身稱寃自言爲祥符民耿羊兒所殺屍埋牀後信驚悟明日至羊兒家考驗服罪人皆異之開封志

萬來辭

萬開封信在任既久一夕渠畢然燭廳事呼酒獨酌召二子曰强毅可建事功忠孝可通神明我去汝勉爲之言訖而逝是夜巡撫某侍郎夢萬來辭儀衛甚盛黎明得訃大以爲神開封志

遼陽海神

徽人程姓者商於遼陽遇海神女以宿緣相就首尾七年每夜必至一日神女言大數已終與程泣別誡以大難將近宜儆省吾自相援及程自遼歸徽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夕夢海神女促令

急去程別從父出城已昏黑寓宿旅館是夜三更又夢神
連促速去稍遲將及於難程驚起東馳四五里聞砲聲連
發回望城郭火起蓋叛軍殺張都御史脅城內壯丁同逆
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神速促過關程復驚起早行
候關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
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奸細入京故也是夜與程同
宿者多不免惟程得脫禍云

神像求從

錢脩撰福幼隨父入京寓於民家其室中有神像神夜託
夢於其主求他徙曰有狀元在吾不敢耳狀元紀事

輪迴部

托劉氏爲女

李庶以訟魏書死於臨漳獄中其妻元氏更適趙起一日元氏夢庶謂之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見告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乞於彼衣我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元氏言符合遂持錢帛往劉如所夢得之養以爲女長而嫁焉

處分爲高崇妻

魏涼州刺史宋穎前妻劉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拜曰

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頷曰見崇言之後數日崇卒

梁朝祐南朝護

釋道宣姓錢氏母初有娠夢梵僧語云汝所娠者即梁朝僧祐律師祐則南朝剡溪隱嶽寺僧護也宜從出家既產宣遂從釋教居白泉寺遷豐德淨業等寺感舍利那吒之異至乾封二年十月三日安坐而化春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 神僧傳

謝靈運來謁

江南遺鎬初生父忽夢新刖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爲

父子鎬生貌類學中者乃小字曰康樂及冠頡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潭號爲邊羅漢玉壺清話

速令李簡還生

唐開元末上蔡縣李亮子簡病卒瘞後十餘日有汝陽縣張弘義亦病卒經宿即活自言我是李簡竟往上蔡入亮家亮驚問其故云方病時夢二人着黃齎帖見追行十餘里至大城署曰王城一處如人間六司院所勘責事悉不能對怱有一人呼曰錯追李餚可即放還有一吏曰李身已壞別令託生其憶父母不欲別處受生少頃見一人追至汝陽張弘義吏曰弘義身幸未壞速令李簡還生遂被

兩吏扶出乃忽覺亮問其親族名氏及生平細事無不知也昔扁鵲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以是稽之信非寓言矣 酉陽雜俎

爲蛇在皇子陂浮圖下

吳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長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從之歲餘妻暴亡經三載見夢其夫曰其坐邪見爲蛇在皇子陂浮圖下明旦當死願爲請僧就彼轉金剛經冀免他苦夢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驚覺面瘇痛不可忍妻復夢於可久兄曰園中取龍舌草擣傅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尋愈詰旦兄弟同往請僧轉金剛經俄有大蛇從塔

中山舉首偏視經終而斃 報應記

二小兒聞誦法華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爲業精進練行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雛法師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鴿雛後雖漸長羽翼未成因學飛俱墜地死僧收瘞之經旬後僧夢二小兒曰某等爲先有小罪遂受鴿身比來日聞法師誦法華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家託生爲男僧乃依期視之見此家果育二子因爲作滿月僧呼爲鴿兒並應之曰唯 冥報拾遺

主簿前身

豫章李脩巳爲成都通判太守欲籍張主簿家產而非其罪李到任首以爲言得免簿具啓致禮來謝李歸德於守不受李時年四十九尚無子簿繪李像置天神前夫婦日夕拜祝願早生好兒既而李陞守妻蔣氏有娠簿方殁夢托爲嗣而生子後登第仕至中散大夫　異夢全書

香烟存而檀越巳三生

有一省郎遊華嚴寺夢至碧巖下一老僧前烟穗極微僧云此是檀越結願香烟存而檀越巳三生矣第一生玄宗時劍南安撫巡官第二生憲宗時西蜀書記第三生即今生也省郎恍然方悟

牛相公來

劉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彭玕脇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歸行密景洪曰我不從彭玕因活萬餘人後必隆因名所居山曰復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後曾孫沆之毋夢牛相公來而生沆

輪迴夫婦

宋王貞婦梁氏臨川人嫁夫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義不受汚辱若後娶幸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巳婦紿曰夫在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金帛與其夫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卽犯

婦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實臨之乃被殺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於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日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馬援來居其宅

宋田祐恭母夢伏波將軍馬援來居其宅祐恭有明識為番部長政和間被召入覲拜伏進退不類遠人建炎初劇賊王闢等破歸州將拔瞿塘蜀帥調其兵破賊璽書嘉勞遂世為思州守初伏波祠甚靈及祐恭生祠不復靈至祐恭卒乃復靈應如初思南志

嚴闍黎至家

王十朋自言少時有鄉僧每見必謂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不曉所謂旣而訪諸叔寶印大師師曰嚴闍黎字伯威汝祖母賢之兄也博學工詩文戒行脩飭汝父母昔以無子爲憂禱求甚力至政和壬辰之正月嚴卒汝祖一夕夢嚴至其家手集衆花一大毬遺汝祖曰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忽不見是月汝母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嚴肩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且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且有是夢殆其後身云後王於高宗朝狀元及第歷官龍圖學士　古今夢徵

女更生

廣平太守馮孝將男馬子夢一女人年十八九歲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來四年為鬼所枉殺按生籙乃壽至八十餘今聽我更生還為君妻能見聘否馬子掘開棺視之其女已活遂為夫婦　幽明錄

食麻糍

宋太學生葉文鳳年十八登進士第官天台赴任途遇生辰午睡夢食麻糍覺聞鄰嫗哭因扣之言今日亡兒生辰期以麻糍祭奠又詳問嫗曰兒陳希曾本縣以詩亞薦尚存稿在葉求閱即及第之作無一字差舛是知前生子遂

職之赴官 與燈全書

李白

宋郭祥正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梅堯臣讀其作笑曰天才如此眞太白後身也

死後當爲宗孫

相州馬家兒臨死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緣死後當與宗爲孫宗即吾同村人也其母弗信乃以墨點兒右肘趙妻亦夢此兒來云當與娘爲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子比産驗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三歲無人導引自能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 法苑珠林

二僧

元入宋臨安帝㬎既降封瀛國公使爲僧號合尊有子完普亦爲僧俱坐說法聚衆見役其舅有陘全翁夢二僧曰我趙㬎也被擄屠害巳訴諸上帝可復讎矣又韓山童倡言彌勒佛下生而中原之亂沸起元祚竟遷趙㬎復讎庶幾驗云

我今當寄毋家

元岳眞人切一日嵗老人皓髮長身冠劍莊偉告之曰我今當寄毋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自天而下奔祖祝之止於岳家眞人乃生自幼不嗜酒肉至元中封崇

元廣化眞人丞相安童病眞人視之即愈大德初升仙而
去 涿州志

有僧踵門

寶曇和尚先世汴人毋有娠夢有僧踵門遂生曇曇在襁
褓中見僧輒喜笑稍長見佛即禮拜常時趺坐人知其前
生亦僧也或以其生時適天目斷崖禪師示寂因疑爲斷
崖再世云 吳中人物志

文潞公

韓忠定文生時毋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因
名文登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多善政至戶部尚書以疏中

官罷爲逆瑾所嫉謫戍瑾誅復職至嘉靖初年賜爾晉褒
美尋加宫保誥文有倡危言而扣闕屹山岳之難搖甘可
禍以忘家凛冰霜之不變起文彦博於九十之餘繼韓魏
公於百代之後式符夢云且公家相州魏公裔也

享祭

黄巖林方伯一鶚居官時嘗於中元日晝寢夢享一婦人
之祭覺而所享之物若在齒頰家坊屋舍宛然在目公怪
之命一健卒指其所向物色之果於其坊得一老婦年七
十餘喪其故夫所焚紙灰尚未寒問其祭物與夫死之年
月日時以復於公其物乃公夢中所食而夫死之年月日

時與公之生無不同者亦甚異也寓圃襍記與本部葉文懋事同

張越吾

明經張越吾者三輔人也失其名以待試輦下中煤毒以死張故無子止一女曰喜姐納同鄉李上舍子聘未行死之日李適在北雍因得經紀其喪且爲檢閱其篋中有珠一封上題曰喜姐將歸以備女粧也李悉識而封之因乞假於司成爲護其喪歸甫抵其家張婦出哭而謝備陳所爲經紀事若目見者李異而問之張婦曰先凶問未至前妾有夢夢夫君倉皇歸自言中煤毒死賴李親家爲我舉力今喪具已備行囊皆李所識無失也我今爲上帝所憐

命我爲江都城隍當時時歸家視汝歸則壁中當有車馬鼓吹聲因是知所以謝李故異之然亦以始死魂魄未敢耳無何而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久之而鄰之人亦聞其家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如此者葢五六年忽一夕李夢張至其家呼謂之曰我因數數顧家不貰帝復遣我投生人世令將投高唐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爲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後君謁選當貳某邑令特則喜姐計已適君子君當攜之行經高唐幸爲我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于林秀才家便令我與女一面來童其故臧也李識之及期謁選果若夢所擬乃攜家過高唐遣來

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接武者人云秀才已告衣巾矣前牆門內有兒坐其間者即其家也來童至彼未及啓口問兒兒即呼之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來童拜且泣當時環聚而觀者如堵既而曰李親家來乎曰來曰喜姐來乎曰來曰可趣之來我思見之久矣來童去久之車騎馳至則李夫婦與喜姐來也兒初持李泣且謝之李婦欲提抱之兒却去不可曰親毋毋兒我我固親家也已而携喜姐手以泣言汝毋孫苦今奈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一封爲汝粧非汝翁爲我封識汝幾不得珠矣是時曹侯鐸守

高唐聞其事召而問之確因上其事於郡郡伯羅飭檄召之令馳驛以來一日適羅大都授於學官令吳邑傳明府尚爲諸生以高第弟子與焉羅云高唐有一異事業已召之計今日且至當令諸生見之有頃則林生抱兒入兒長揖稱羅曰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林教之以爺稱羅兒不應再强之則曰老師羅因扣之曰兒今日知爲兒耶爲成人耶亦不應再問之則曰師以我爲兒耶爲成人耶衆皆竦然傳因問前世中其科鄉試則曰達其道榜中問其題曰一人定國餘皆以次述之不爽問能憶前所作否曰惟墨卷七首尚能成誦餘不盡憶矣此傳明府稱說目擊故

紀之

眇目僧執香爐

詳成器部梁武帝

鄧禹

詳名姓部范祖禹

學士其後身

詳昆虫部黄庭堅

二十年前事

詳什百部眞德秀

三閭大夫

詳聖賢部夏侍郎原吉

僧遺以花

詳品物部胡尚書濙

夢占類考卷十一